

第一章 超级巨骗李洪志

共和国发出通缉令

1999年7月30日，北京，酷暑难耐，此时，一个比天气更热的消息随着热浪迅速传遍大街小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下令通缉李洪志。李洪志扰乱公共秩序破坏法律，宣扬法轮功致 743 人丧命。

全国各大报纸无一不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布了这一消息。消息说：

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公开通缉自任非法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会长的李洪志，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向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发出国际协查通报缉拿李洪志。

通缉令说“李洪志组织和利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宣扬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并未经依法申请和许可，组织、策划集会、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活动，涉嫌犯扰乱公共秩序罪。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予以通缉。”

据通缉令描述：李洪志，男，原名李来。汉族，初中文化，1952年7月7日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家庭住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静安街12号，现移居美国。居民身份证号码220104520707361，中国护照号码140522510，回美证号码C001106787，身高约1.78米，八字眉，单眼皮，体态稍胖，讲普通话，带东北口音。

就通缉李洪志之事，公安部发言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公安部发言人指出：“法轮大法研究会”未经依法登记，并进行非法活动，宣扬迷信邪说，蒙骗群众，挑动制造事端，破坏社会稳定。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已于7月22日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明令予以取缔。

经公安机关侦查，现已查明，李洪志组织、利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宣扬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截至7月28日，据全国30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因练“法轮功”致死的743人。同时，该组织未经依法申请和许可，策划、组织集会、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活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的规定，涉嫌犯扰乱公共秩序罪。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指出，李洪志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六条和第三百条。该三条刑法如下：

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

份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份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百九十六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三百条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李洪志就是自称功力已到极高层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就是曾把中国的南南北北、老老少少弄得神神鬼鬼的大师李洪志，就是不少法轮功弟子都供奉着的那张照片上，身着佛祖的黄色袈裟，头顶常人的一头重发的李洪志。

不知道曾经检查出地球的八十一次大毁灭的佛祖大人李洪志，是否早在创世之初就预见到自己有此遭际了？不过，已有外电报道，慑于自己骗术的暴露，李洪志立即写信给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要求保护，并色厉内荏地发表声明说：我是美国常住居民，中国政府不能把我怎么样。其意思无非是说，这位无所不能，担任着拯救人类命运的佛祖，现在需要美国政府

的拯救了。

不是上通天文，下晓地理，预知过去未来，宇宙人间无所不能吗？不是还要度众多弟子去高层次吗？怎么把一纸宇宙垃圾们的绿卡当成救命稻草了？骗术再高，总有被戳穿的时候。而害人性命者，不应逍遥法外。

被公安部通缉，李洪志是罪有应得。

骗子指挥万众信徒静坐中南海

1999年4月25日，一个平常的北京的星期天。春末的天气晴朗而寒温适度，有好游玩的北京人就携带着一家大小去逛北海。但是人们发现，北海公园正门西面的大街上，有点不一样。府右街道路的两旁聚满了人。这些人年龄各异，衣履不同，且无一例外地每人手拿一本蓝皮书，嘴里却念念有词。他们或站或坐，看似无序，好像乌合之众，却显得极有章法。他们一律沉默着，决不与外人说话，彼此也很少交谈。但见这里一路人龙绵绵延延，沿着中南海的外墙密密麻麻地排开去，一直排到北海白桥上。

原来，这是法轮功的一次示威活动。4月25日凌晨开始，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辽宁等地的法轮功信徒，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周围进行大规模聚集，从中南海北门，穿过府右街，一直到六部口，里三层外三层沿

街站满了人，人数达一万余名之多。

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有媒体报道说，参加这次静悄悄的集会的法轮功信徒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的行装都极其简单，来自内蒙的一位老大娘只穿着一身家常衣服，手里拿着一个尼龙包，里面只有两条黄瓜三个西红柿，以及一只绣有法轮图案的坐垫和一本蓝皮《转法轮》读本。聚集的人群秩序井然，既无大声喧哗，也无随意走动，他们一律在原地固定不动。面临道路最外层的一排全站着，他们站累了，会有秩序地和后面坐在地上的人交换位置。对于闻风而至的媒体记者和市民充满好奇的提问，法轮功的信徒们一概不予回答。偶尔有人被记者请出圈外，不等说话即有人前来制止。直到晚上 11 点 20 分，在政府有关部门多方面调解劝说后，聚集的人群一律拣拾干净自己身边的垃圾后，才分批撤离。

这一次万众齐聚中南海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海外各媒体对 4 月 25 日中南海聚集事件迅速做出了颇为热心的反应。当时，多家传媒记者混入现场，拍摄了聚众静坐的场面，并在美国之音、台湾、香港的多间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等媒体迅速作出报道。有意思的是，法轮功的弟子们对所有记者的采访一律予以拒绝。

这次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的法轮功的聚众静坐活动，直接的导火索却只是一家面向中学生的、影响不大、发行量只有几千册的杂志——《青少年科技博览》是天津教育学院的校刊，这份杂志以科普知识为主要内容，在 1999 年第四期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

何祚庥院士的文章引用了一个他身边的实例，他们研究院的一个博士生练法轮功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进了精神病院。由于作者点名道姓指出了法轮功，引起法轮功组织的不满，于是自 4 月 19 日起连续多日，天津教育学院被围，法轮功的徒众们要求为法轮功恢复名誉，要求处分何祚庥。在要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下，法轮功又组织了上万人到中南海示威。

仅仅是一份少人问津的科学杂志，仅仅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竟引来数千法轮功得道弟子的如此看重，也是出乎杂志主编和学院院长意料之外的。从 4 月 19 日开始，连续一周时间，教育学院的师生们，被六千多自称已经“得道”的法轮功信徒们围困，弄得胆战心惊，出入自家大门如履薄冰，举足维艰。任何说明解释都没有用，法轮功的弟子们认定一个死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看来秀才遇见佛，也有理说不清。天津教育学院门前的这场大戏直到 4 月 23 日晚才算收场。在天津市警方的劝说下，法轮功子弟开始陆续疏散。

无奈的校方终于盼得了法轮大法的弟子们散去，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当晚一部分人又到天津市政府门前静坐一夜。次日被疏散后，又到天津火车站静坐。然后，就是万人齐集中南海。

这些活动都是李洪志策划的。

消息人士透露，四二五法轮功徒众到中南海示威抗议前夕，李洪志曾由北京秘密抵港，入住港岛康怡花园内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纪烈武的住所，暗中指挥这次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消息指出，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李洪志由北京秘密抵港，

就住在纪烈武家，他不断从这一住处向内地多个省市打出长途电话，安排四二五包围中南海的行动，要求政府给予法轮功合法地位。李洪志在事后离开香港。

李洪志一贯在法轮功的骨干分子中灌输要捍卫法轮大法的权威，不准任何人对法轮大法有一点疑问，提出反对意见的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听到亲信报来的何祚庥文章的消息，李洪志立刻电话传达指示，要用他们惯用的人海战术，把何祚庥和他的观点整倒。——这个战术在北京奏过效：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小编辑就因他们的围攻、示威，被开除了。天津事件不过是故伎重演。

李洪志知道，除了他的那些骨干，并不是所有的法轮功练习者都愿意去和政府示威的，但如果号召他们去练功，去行善，那就不会有人提出反对。于是他指示，对于骨干们可以说去示威，讨个说法；而对有的练功者，就说去中南海那里采龙气练功，和为练功的人服务。很多善良而糊涂的法轮功信徒就是这样被骗去中南海的。他们从老远的地方风尘仆仆地辛苦赶来，以为可以在中央所在的地方采得龙气，强身健体，益寿延年。还有的人认为他们是为别的功友服务来的。他们到了中南海，立即有人安排他们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立即就宣布他们应遵守的纪律，诸如不要回答别人问题，不要丢弃垃圾等等，高度的组织化使整个活动井井有条。傍晚，又有组织者悄悄地传下命令，要大家撤出，信徒们相信上面的命令，因为这是天上的命令，是有关他们超生的事，他们谨守圣命，说撤，就撤了。一直到后来，直到中央发了文件，出了布告，有些人才知道他们是去示威了。他们后悔莫及。

就在法轮功的信徒们穿着朴素有的甚至是寒碇的衣衫，坐着火车或长途汽车赶来，吃着自家带来的简单食物，在春末的骄阳下静站或静坐在中南海，无言地向中央“申述”法轮功的“请求”，或浑然不知地在采龙气，实质上是顽强地向中央示威的时候，策划好这一活动的李洪志已乘着波音飞机从香港飞到了澳洲（佛祖此时也必须使用俗人或说宇宙垃圾们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不能想到哪儿，就到了哪儿了）。开洋车，住洋房，西装革履，好不逍遥了！

改动生日摇身变佛祖

4月25号，当上万法轮功练习者齐聚在北京府右街，闹得海外媒体一通瞎忙时，法轮功的中心人物却正在海外乐逍遥。这可是一个神秘人物，在法轮功练习者的心目中，他简直就是一位凝聚宇宙精华，洞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具备超自然法力，普度众生的神。“大师无处不在”，连每粒沙子都包含着他的法身，所以大家平时走路要特别小心才是，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李大师身上。这位先知先觉的神也有极其普通的爹妈，他的肉体凡胎就诞生在中国北方一个人口不过十万的小小市镇上。那里既非佛门圣地，也不是耶路撒冷。有澳洲记者曾经问得道成仙后的李大师，为什么选择了那么一个地方出生，李大师不知是计，竟无奈地反问说：“这个有选择吗？”当然有选择了，你不是神吗？

大师李洪志无法选择的出生地是吉林省公主岭市。李洪志原名李来，认识他的老人都叫他小来子。父亲李丹，医生职业，1951年跟本医院的助产士芦淑珍结婚。这是李丹的第二次婚姻。

不过李大师肉身的出生日期随着他功力的日久弥深，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在李洪志的入团志愿书和职工晋级、定级审批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师亲手填写的出生日期为1952年7月7日，可是在1994年4月24日以后，李洪志的出生日期变成了1951年5月13日，在常住户口登记表上可以寻到李大师为自己重新出生、改动日期真迹。因此，大师就有了出生日期分别是1952年7月7日和1951年5月13日两个不同版本的俗家居民身份证。

大师的生日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据当时与李洪志的母亲芦淑珍同在一个医院的产科护士梁桂清回忆说，她自己是1951年春天搬到公主岭的，当时李洪志的父亲李丹正与芦淑珍谈恋爱。

在谈到李洪志父母相识和结婚的时间时，梁女士说：反正是（51年初）穿棉衣裳的时候，究竟是冬天还是春天呀不知道。谁给她介绍的我也不知道。完了上他家去吧，她自己不好意思去。她说，你说我自己去，他妈都在家呢，不好意思的，你和俺去。我说行，我跟你去。

李洪志的父母1951年初才相识，又过了几个月才结婚，怎么能在认识当年就生下他呢？据当年为芦淑珍接生的助产士潘玉芳回忆说，接生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在东北，5月中旬仍然是寒冷的季节。

她说：小来子呀，他出生的时候不是冷天，要是冷天那咋也得有炉子呀。对，北方得有炉子。尤其是坐月子，生孩子嘛！那可不，尤其还得用水，生孩子用水嘛！那应该是热的天。

那么李洪志更改出生日期，玄机何在呢？

据李洪志传功的早期合作者刘凤才说，李洪志把出生日期从 52 年改到 51 年，就是改到四月初八去，就是因为那天是释迦牟尼的生日。李洪志说，就是释迦牟尼哪年生的，我也哪年生的，他是佛，我也是佛。后来就出现了他李洪志比释迦牟尼的功能高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万倍的说法。

骗世人从小得道种慧根

李洪志 1 岁时，一家人搬到长春，若干年后，李丹的第二次婚姻又告失败，芦淑珍这个单身母亲辛辛苦苦地带着 4 个孩子独立生活。长子李洪志还不到 8 岁，正上小学。在李洪志亲自撰写的小传里这样介绍他这一段的成长历程：

童年时代的李洪志便异于同龄，天资聪明，生性慈善。当他看到母亲辛劳时，便主动承担起看家、做饭、劈柴、看护弟妹的任务。弟妹们和小伙伴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总觉得有种安全感。

李洪志先生四岁时接受佛家独传大法第十代传人全觉法师亲自传功，修炼“真、善、忍”最高特性。开始时师父只是跟

他一起玩耍，并不教给他功夫。做了好事师父就乐呵呵的，做了不好的事就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有时候，孩子的天性使他故意做一些顽皮的事情，比如跟小朋友打架，但是打过去之后，总要出点事。有时候是栽跟头，无缘无故地栽跟头，一个接着一个，总也站不稳。有时候不知怎么回事手就破了，血也流出来了。每逢这种时候，师父就远远地站着看，什么也不说。当他心里还不服气的时候，会突然来几个大孩子揍他一顿，而师父仍然是表情很严肃地看着他，什么也不说，直到他认错的时候，师父才会露出笑容。

李洪志先生八岁时突然觉得眼角里多了点东西，慢慢地感觉到那就是“真、善、忍”三个字。原来是师父在他眼角里压上的，别人看不见，而他随时都能看得见。在以后的岁月里，师父告诉他这三个字的含义：真，就是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记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这看上去十分简单的三个字，却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宇宙中最高的天机。每当李洪志先生回忆起此事的时候，总带着十分感慨的心情说：“第一位师父整整跟了我八年，就是为了这三个字，足见其苦心。真、善、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师父不仅要我每时每刻都能看得见，而且要我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并且在以后的事实中直到看我做到了为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要求，在李洪志先生幼小的心灵里奠定了牢固的心性基础。

这样的神话故事是真是假呢？

李洪志儿时的邻居、小学同学李占璞在谈到他的这个发小儿时，对访问者说：

“当时李洪志这个人吧，就是那个年代吧，他（在）那时的男孩里算是比较老实的。因为他的家庭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父母离异，是他的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吧。那时候他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学习算中上等生。”

这么说来，李洪志在少年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然由于父母离异，多少给幼小的孩子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李洪志的父亲先后有过 4 次婚姻，跟芦淑珍离婚后，他又结了两次婚。而李洪志生活还在继续，他小传里的离奇故事也还在继续：

八岁的李洪志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与伙伴们捉迷藏时，他只要一想“别人看不见我”，谁也发现不了他，甚至拿着手电照到他脸上也说看不见。木头里有又长又锈又弯曲的钉子，他用手轻轻一抠就出来了。冬天自来水管子冻住了，他用手去钩水管子，水管就弯曲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雪地玩，跑跳中便会腾空而起。若发现两个人要打架，只要他能让另一个人别过去，那个人就真的过不去。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后忘拿书包就走了，后想起返回去取时，教室的门锁了，窗户也都关上了。当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能进去就好了。就在这念头闪过之后，突然发现人已到教室里。再一想，人又出来了，连他自己也觉得神奇。后来有一次他突然想，停在玻璃中间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么一想，人就在窗户上停住了。他立刻觉得满身、满脑子都是玻璃

碴子，太难受了，赶快出去。这么一想，人又出去了。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功能，他以为人人都是如此，也就不曾留意。

第一个师父对李洪志先生的影响最大，在他心中种下了“真善忍”的种子，又授予他超常的功，培养了他的性格，使他养成了许许多多优良的品质。他乐于助人，无论做什么事首先想到别人。看见马路上有块石头，他都生怕别人走路绊倒，也要将它拣了扔到一边去。上小学时，他经常到南湖去游泳，有次放学后路过湖边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有人掉到水里了！”“那人不行了！”他走近一看，离湖岸挺远的地方果然有一个人在无力地扑腾着。他当时二话没说，脱了衣服就跳进水里，很快游到那人旁边，镇静地告诉他：“你喘口气，别乱动，我能将你救上去！”那人果真服服贴贴。当他把落水人拖到岸边时，才发现那是一个比他高大得多的大人。当落水人在岸边刚缓过气来时，他就回家了。这种事情有过多，但他从不与人提起，直到过了十几年，偶然与人谈到时，也是很随便的，觉得是应该的，不值一提的。少年李洪志有着慈悲心肠，每当看到电影或小说中有好人受苦受难的情节时，总是泪水涟涟。

十二岁时，第一个师父走了，临走时告诉他：“还会有师父来教你。”第二个师父主要教他道家功夫，练拳脚、刀枪剑，内外功同修。师父总是把他叫到没人的地方，经常陪着他练。练马步站桩，一站就是几小时。常常是挥汗如雨，而身体练得柔软如棉，坚硬似铁。春去秋来，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洒了多少汗水，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直到把各门功夫练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和师父的感情已经十分深厚，但是第二个师父又

要走了。临别时，师父告诉他：“我叫八极真人，云游四海。我走以后，只须记住一件事，刻苦练功。”以后的日子，李洪志先生牢牢记着师父的嘱咐：刻苦练功。当夜深人静之时，在无人知晓之处，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双手磨出多少茧子，汗水湿透多少衣衫，难以计数。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时期，他的功夫就已经达到世间法的上乘。

按李大师自述，他四岁得功，八岁得道，小学期间就该是个天赋异禀的奇才了。不过不知道学吹小号算不算其中一项奇才。

李大师亲笔写就的这份小传中，说自己四岁接受佛家全觉大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八岁修炼圆满，十二岁达到世间法上乘，发生了那些死无对证的传奇故事的童年，他是在珠江路小学度过的。这个品格风范都凛异于他人的神童在同学们的记忆中如何呢？

李洪志小学的同班同学国玉聪提起李洪志还记得很清楚，他说：

“他也没有什么额外特殊的表现，很正常啊，上学的时候。这几年听说他什么又是法轮功这那的，只是这几年才听同志们说过。”

李洪志小学的另一位同班同学徐占璞连想都不想就说：

“李洪志说的什么书包在教室里呀，这个一想就拿出来了，或者他想进屋门锁着，一想就进去了。那个我们没发现过，那都是后来在书上看的。”

大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时候他们的这个同学爱吹小号。

吹小号逃避上山下乡

小学毕业后，李洪志先后在长春 4 中和 48 中读中学。按李大师自述，这时他已经得了世间上乘大法，由第二个师父教他道家功夫，直修得个出神入化。不过李大师的肉身还窝在那个年代特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吹小号。

李洪志在 48 中宣传队的辅导员张忠民记得：

李洪志是 69 年 10 月份前后由 4 中转到这个学校的。张忠民说：“（李洪志）他呢，是吹小号的，当时呢，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能看出他那个小号有一定基础。这是奔着将来有一个出头，就是不用下乡，直接能参加文艺兵，他对这个很重视。”

大师的少年时代其实也平平，同学们见没见过他的神功呢？

长春 48 中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郭术军肯定地说：

“没有，不可能，没有。”你周围的同学呢？我没看见过他（练），至于别人谁见过，你去问问谁去，我是没见过他（练）。”

宣传队另一个队员杜春林说：

“没练过，没看过（他练功），要说练功也有，那就是那时宣传队业余吧，那时我们都上台，练练压腿吧，就是上台演出节目的功。”

张忠民老师说：

“他走的时候 大至就是 70 年，嗯，三四月份。就是被部队军马场招文艺兵招走了。”

与李同期来到军马场宣传队的战友王玉琪提起李洪志去军马场时的事，觉得记忆犹新，他说：“当时他们 48 中啊，他们那个宣传队老师挺绝，搞了个列队欢送。当时他们 48 中去了三个人，李洪志是其中一个。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你还不知道，拿着红语录，唰、唰、唰，欢送欢送。”1970 年，18 岁的李洪志带着户籍迁移证来到八一军马场，与众不同的特长依然是吹小号。

李洪志在军马场业余宣传队的战友王玉琪还回忆说，当初李洪志来到宣传队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只觉得他性格比较内向，不甚合群，平时比较爱干净，接触时还觉得他有些自负。

除了吹小号，李大师还觉得自己在声乐上也有造诣。

王玉琪说：“他自认为他发声有两下子。因为我们没有专职歌唱演员，要求都会。他指导我，说，这（声）得这么喊那么发，他给我做示范。那实际上呢，我心里有数，他唱得还不如我呢。但他不认为，他认为他比我强。”

其实李洪志还是知道自己在声乐上不过尔尔，所以对军马场吹拉弹唱的经历，他总是避而不谈，反而在小传中写道，1972 年由道士真道子师父传授大道所学都是独传单传之术，1974 年师父云游走了，走时告他，他是佛门中人，最后还在佛门中圆满。在他出版的《中国法轮功》一书中，他还用大篇笔墨具体描述了这位师父的形象，说这位师父与前两位不同，他不着道袍，而是以常人的面目出现，就跟现在的李洪志大师

一个模样，并且来无影去无踪，对他要求极严，不遂意就施以体罚惩戒。这段传奇相当重要，它能够说明李大师之所以成为李大师的来路，可惜又是死无对证。在李洪志留给官方的档案中，他自己选择了杜春林为他当年的经历做“证明人”，杜春林是与李同去军马场宣传队的战友，他表示，当年没见过李洪志有什么异样之处。

问王玉琪听没听过李洪志给讲一些功啊，佛教啊什么的？王玉琪断然说：“没有，没有，那没有。在我记忆中没有。他有点性格，平时有点孤傲。他没有什么朋友。自己一般事爱说，但还做不到。爱吹牛，爱说，还做不到。这样大伙跟他就来往不多。就是说，他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瞧不起他。”

在法轮功信众的眼里，1972年是一个历史性的年份。据李洪志自己介绍：1972年，李洪志先生参加工作。这时，第三个师父——一位大道师父从长白山而来，道号真道子。这位师父与前两位不同，他不着道装道袍，而是以常人的面貌出现，他从不说他住在哪里。这位师父主要是教内修功。当时练功不敢公开，主要是晚上练，有时仍然是师父将他主意识调出去练，睡觉时能经常感到师父往他脑子里、天目里加东西。大道的内修功对心性的要求很严，师父要求他把修炼心性放到日常生活中，一旦做得不对，师父会借别人的嘴当众指责他、训斥他。也正因为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才使得李洪志的心性达到极高的境界。同事们都觉得他憨厚、诚实，都愿意接近他。他从不与人争辩，有人不理解，说他傻，该得的不得，该要的不不要。他的确是到了那个境界，常人的各种欲望，个人的利益，都抛置于脑后，一切顺其自然，淡泊视之，泰然处之。面对着